



执行有技术难度、需要知识储备和专注力的任务。令人汗颜的是，为杜绝军人造反，沙特军队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被故意化整为零，军官队伍里充斥众多王室后裔，缺乏自己传统和价值观，这么做的后果是军兵种之间互动水平极低和规划不足。“利雅得几乎所有武器均是以偏高的价格从国外购买，这主要是官员回扣腐败导致的溢价。此外，沙军也无法独立保养这些装备，因此美国兵工厂的6000多名专家常驻沙特，给他们的报酬也很优厚，因为没有他们，装备将无法工作。”

美国前驻阿曼大使加里·格拉波指出，受制于自身弱点，军费总额居世界第三的沙特已陷入也门战争难以自拔，“全国上下恐怕只剩下小萨勒曼王储坚持打下去，这关乎他的声望”。实际上，2018年6月，

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起荷台达战役，试图封闭胡塞民兵从海上获得伊朗援助的口岸，但由于多国联军战斗意志低下，地面作战经验严重不足，单靠空袭无法对胡塞武装造成致命性打击。与此相对的是，胡塞武装不仅沿红海一线持续打击多国联军补给线，而且不断越境袭击，多次从萨达省、焦夫省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本土。随着也门战局陷入胶着，多国联军内部开始出现分裂，特别是“铁哥们”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的战略利益冲突日趋激烈：沙特全力支持哈迪政府军反攻也门北部，消灭胡塞主力，以确保自己边境安全，可阿联酋重点经营也门南部，让胡塞武装不要与自己接壤即可，并不愿在也门战场上纠缠。2019年6月，阿联酋宣布暂停对荷台达的军事行动，随后陆续

上图：小萨勒曼的改革困难重重，介入也门战争也让他被质疑。

从也门撤军，仅留下部分特种部队配合沙特，聊作安慰。于是，沙特成为也门政府的唯一支持者，也是平息也门战事的主要责任方，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国际舆论压力。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5月的研究报告披露，这场冲突夺走约7万人的生命，同时面临着多达1800万人可能陷入饥饿的局面，而沙特用美国武器滥杀无辜，也成为拜登政府在名誉上的“负资产”。

也门亚丁阿拉伯研究与发展论坛主席纳比勒·布基里认为，小萨勒曼承受着美国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，但他内心无法容忍胡塞名正言顺地成为也门和谈的对手，继而进入也门联合政府，到头来，“伊朗代理人”堂而皇之地屹立在沙特的南大门，意味着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却成就了敌人。亚丁政治分析人士亚塞尔·亚菲预测，2020年12月26日，小萨勒曼通过威逼利诱，促成哈迪政府和亲阿联酋的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（过渡委）组成联合政府，收编各派武装，但仍坚持把胡塞排除在外，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。可四天后联合政府抵达临时首都亚丁就职时，却被胡塞发射的无人机炸得七零八落，权威扫地。有意思的是，南方过渡委和胡塞早就暗通款曲，过渡委外事负责人艾达鲁斯·纳格布就明确表示，其战略目标是恢复1990年5月21日前独立的南也门国土和主权，被沙特强迫参加联合政府“不是我们抗争的终点，而是南方人民向自由、独立的未来前行的起点”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小萨勒曼所促成的，是一支云集“神队友”的联盟，在下一盘无望的残棋。

